

跳廠子

(四場話劇)

劇編非醒祁
編改清遠



印編聯文市陽瀋

人物

薛祥（二四歲）鉗工，性子急燥，愛說怪話。

張素雲（二二歲）祥妻賢慧進步，

黃玉（三十多歲）工作組長，爲人忠實和氣

老崔（二八歲）

吳技師（四十多歲）大祥鐵工廠的工頭。

工友（二十多歲）大祥鐵工廠的工友。

馬經理（四十多歲）大祥鐵工廠經理，買賣人氣派。

趙大嫂（二八歲）愛說閒話。

小劉（二十歲）鉗工，活潑玩皮。

老孫頭（五十歲）鉗工文盲愛說愛笑。

鄰居數人（男女和小孩等）

第一場

時間：一九五〇年六月的下午四點鐘以後。

地點：某國營工廠的員工住宅。

佈景：普通家庭的陳設，半截炕，一頭是鍋台。

開幕：素雲作着晚飯，飯鍋已經開了，冒着氣，又到炕上縫衣服。

祥：（夾着飯盒上場把飯盒擡在炕上）

雲：你回來了，怎麼的啦？又跟誰要脾氣啦？

祥：有脾氣嚟，要不要出去總閤在肚子裏，閤出病來你給買藥？

雲：我知道，又是在廠子裏，跟誰鬧彊扭了。

祥：他們惹的我麼，還總裝老實啊？

雲：橫是又跟黃大哥。

祥：管他是誰！少幹點活他們就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的批評我一頓，這回我也學會了，批評我就反駁。

雲：我昨天聽小劉說了，你這些日子在廠子閤的不像個樣了，一天不正經幹活，動不動就跟人家吵起來。

祥：你還聽小劉那小子話，這回考工昇了一級，還不到處說便宜話，作個小廣播！

雲：我倒不知道小劉的事，反正你總跟黃大哥鬧彊扭，那你算不對，黃大哥對你好，他年歲大，經驗多，有點什麼事，就給你出主意，難得他有點小錯，你也不能把以往的好處都忘了，也不能都是怨黃大哥。

祥：得了，得了，你們老娘們明白什麼？在這裏賺個一脚踢不倒的錢，規矩可不少呢，總是批評檢討的，一批評就是我，說我鬧情緒，說我說怪話，哼，鬧情緒，你要給我多漲兩級，你叫我鬧情緒我也不鬧啊。

雲：你好好幹，有成績當然會多給你漲幾級，和人家發脾氣鬧彊扭就能鬧出分來？還怨人家批評。

祥：不用說別的和他們比一比手藝我還不在乎，他們呢，老孫比我多五級，李慶春比我多三級，王大哥子比我多兩級，還有……反正誰都比我分多。

雲：那是人家手藝強。

祥：強個屁呀！都是兩隻手幹活，誰不是那麼幹法？

雲：人家是老工友有經驗唄。

祥：滾他的吧！經驗？我連學徒帶當工匠，連幹帶不幹的，也快到三年半了，就是鉗工這點活吧，打打榔頭錘個錘，使換剗刀，不是吹呀，也數一數二的，下個銷子，看看藍圖，畫畫線，也比量過幾回，就算看錯了幾回尺寸，那是圖紙沒畫明白也不怨我呀！

雲：管他是怨誰呢，總要跟人家和氣點，在早還不錯，這幾天不知怎麼的，回到家來愁眉苦臉的，把人家也弄的挺着急，有事也不能回家合計合計。

祥：和誰合計？和你合計呀？你對工廠的事你明白嗎？能合計出什麼四五六來？

雲：工廠的事我倒不明白，對於處事人情，不好給你出點主意？

祥：得啦，你的主意啊，儘瞎扯，我打早就跟你商量過，找一個多賺錢的廠子，你總是說，在這裏耐耐吧，耐耐吧，慢慢還不多賺啊，我看就多耐他一輩子，也多賺不了錢，我早就想到別的工廠幹去，自從唸了六年書以後，從當學徒，到現在也三年半了，沒擲窩，本廠子出的徒弟不打麼，到別的地方去，是遠來的和尚好念經，就是不行一點也能把他們唬住。

雲：人家都是外行啊？就能把人家唬住，我看你還是別胡思亂想的啦！還是好好的幹吧！呀飯快好了。（走去加點煤）

祥：快點作飯，吃完了我還有事呢！得找老崔去，

雲：那個老崔？

祥：你就不用管了！快作飯吧！

（敲門的聲音）聲：老薛在家嗎？

雲：誰呀？到屋吧！（黃進）——黃大哥來了！請坐吧！

黃：好！好！老薛！你還生氣嗎？（薛不語黃拿出桿烟袋吸煙）咱們哥們從前不錯呀！雖然我勸你幾

句，話說的有些過火，那是爲了你呀，你對我的態度好壞我不說，我也不在乎，你對別的工友，動不動一點小事，就嘖咕的沒頭沒腦的。（祥沒出聲）

雲：你看這個人，黃大哥跟你說話呢，你怎麼像個啞叭似的？（看着祥）黃大哥，你哥倆在旱都挺好的，他年青有甚麼事，要是不對，你要担待點，多幫助他。

黃：弟妹！咱們哥們有什麼不可說的，我時常勸他，他對我發脾氣要態度我都能原諒他，可是和工友抬槓頂嘴，頂嘴頂的急眼了，就吵起來，罵起來，雖然說，年青人火氣大，可是我當組長的，能够不管嗎？就得給他們解勸開，就這樣，鉗工第三組，和璇整班還總時常給咱們小組提意見呢！老薛，你是不是對我有意見，或是對小組的工友有意見？或者是對上級你都可以說麼！

祥：我沒有意見，就是有意見，我已經退職不幹啦！還說他幹什麼！

雲：啊？你怎麼退職不幹啦！不幹你想幹什麼去？

祥：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去，這事不用你管。

雲：我倒不是管你，可是我們還得好好幹下去啊。

祥：那還怕餓死啦？有手藝到那都能賺錢。

雲：那可不能那麼說，你忘了解放以前挨餓的時候了。

祥：那時候是那時候，這時候工廠都開工了，到那兒都能幹。

雲：那可不是說着玩的，找個事有那麼容易？托人送禮——

祥：唉，你算了吧！那是什麼年頭，現在沒有那個事了！

雲：不管你怎麼說，你可不能不幹，黃大哥，怎的你得幫這個忙，你可給好好說說！

黃：大妹子！這用不着好好說，不好好說的。

雲：怎麼？黃大哥，你們哥們都挺好的，連這點忙都不幫？

黃：用不着我幫什麼忙。

雲：哎呀！大哥，你怎麼還推辭呢？

黃：哎……不是我推辭，這……

雲：大哥你還說不推辭？

黃：是——這個事，大兄弟他自己個不幹的，不是廠子不要他啦！

雲：黃大哥這是怎麼回事，他就不幹啦！

黃：咳，提起來這個事兒，可就長啦，從前薛祥幹活雖然說不算個積極份子吧！也算中等平常不高不低，要論手藝我倒不是說老薛不行，作個粗啦活，雖然快，可是作個像樣的活，不是不合樣子就是尺碼和紙圖不對，把活作個毛楞張光的。他總是嫌自己賺的分少，時常要和老孫頭比，和王大個子比，這兩天更不像話啦！動不動就急皮酸臉的，和誰都抬槓，總講怪話，早就不想吃這碗飯啦！又是到外邊鐵工廠幹，最少也能賺一百三、四十分，多的二百多分三百來分，今天又和大個子嘍咕起來啦，開檢討會大夥批評他幾句，一甩袖子就不幹啦，工長、廠長怎麼說也不行，廠長

說你實在不願意幹啦，也沒法強迫留你，只好讓他退職了，下班以後，開廠務會議，會開完了，我看見廠長，廠長告訴我，好好勸勸他，青年人火頭壯。

雲：黃大哥可不是咋的，他作甚麼事就是這山望那山高，出馬一條槍啊。

黃：是嚟，廠長還希望他回心轉意，回廠上班，工會主任還說好說歹地勸了他半天呢！

祥：誰也別希望我回廠上班，工廠不缺我這塊料，王大個子不是說我嗎？說句不好聽的話，他也沒有什麼拿手活，你們真是門縫瞧人，把人都看扁了，老子要不露兩手給你們看看，他們這些小子算不知道我姓薛的吃幾碗乾飯。

黃：他們也不是都瞧不起你，就是他們有意見你是工會的會員，也可以起帶頭從工作中表現自己呀。祥：得啦，黃組長，什麼會員不會員的，反正穿衣吃飯要緊，這些話我早就聽膩了，非到別的廠子去不可。

黃：別的廠子的工資也是根據手藝定的，也是有高有低。

雲：黃大哥說的對呀！買個東西還得分一分成色呢！

祥：你看這是老崔給來的信，（把信拿出）他在大祥鐵工廠賺二百分，說我要去嗎，也能這樣頂不濟也能賺個一百五、六十分，這正是我要睡覺就有人給來枕頭，把錢賺到腰裏也可以改善改善生活，每天吃他兩頓大米乾飯，一頓豬肉，每月可以買他一袋半袋的白麵，到那個時候，哎，老孫頭，小劉，王大個子，再給你們看看，要進不去大祥鐵工廠，我再也不來見你們，就這麼辦，我

是王八吃秤砣算鐵心啦。

黃：那你真不幹啦？

雲：我說，你可別這麼看。

祥：反正誰也勸不了我，就這樣了。

——幕急落——

第二場

時：第一場的後兩三天

地：大祥鐵工廠（私營工廠）

景：舞台右爲大祥鐵工廠的辦公室掛有大祥鐵工廠牌子中間隔一牆有門左爲廠房鉗工的一角有鉗工、工作案子，虎鉗子，手錘等工具。

開幕：馬經理坐在辦公室裏，翻看賬簿看看桌子上的工作物（鐵器成品）廠房中老崔和一名工友作着活，由內中傳出有叮噠的鐵錘聲和機器聲，薛祥穿一套乾淨的工作服，垂手站立在案子旁邊。

崔：吳技師到那去啦？還不考工啊，昨天等一天了，

工：可不是呢！考工的乾在這等着，他還不來我到後院去找他去（下）

崔：老薛呀！兩年多沒在一塊工作了，你的手藝比從前進步了吧！

祥：反正普通的活將就幹唄。

崔：那你考規矩一點的吧，更能開些工碼。

祥：規矩的活淨考什麼？

崔：以前都是考樣板活！

祥：樣板活好幹哪！

崔：你常幹樣板活吧！

祥：幹是沒幹過，我看咱們廠子老孫頭常幹這樣活，還賺個大工碼，比我多賺五級，樣板活沒啥，我考樣板活。

工：老崔！（吳技師上）馬上就考活，吳技師來了。

吳：啊，薛師傅來啦，昨天等一天啦，馬經理沒在家，也沒考工，很對不起，今天來了，咱們到馬經理那談談去，回來好考活。（到台右角經理室山當中門過去）

祥：好吧。（隨到辦公室）

吳：馬經理，這位是薛師傅是老崔介紹的，昨天等一天了，經理沒在家，也沒考工，今天又來了，等不少工夫。

馬：好，咱們談一談，完了就考活，薛師傅考什麼工？

祥：考鉗工。

馬：啊，鉗工？咱們正缺好鉗工，薛師傅你幹幾年啦？

祥：（尋思着左顧右盼伸出大姆手指頭）十年啦！

馬：你是老師傅了！

祥：（裝模作樣的點了點頭）好說好說。

馬：薛師傅你以前在那幹來的？

祥：從前在兵工廠、煤鐵公司、鐵路工廠，好幾個廠子呢！

馬：淨在大工廠幹來的？

祥：就那麼回事吧。

馬：薛師傅淨住大工廠啦，不但是技術經驗多，對於理論也更有研究吧！

祥：沒有什麼研究，也不過稍稍學過一點。

馬：你什麼學校畢業？

祥：中學畢業。

馬：你二十幾歲？

祥：二十四歲。

馬：中學畢業？二十四歲了？十年啦？

祥：（答不出）這——

馬：好吧！你考那一樣活呢？

祥：考……你們淨考什麼活？

馬：要是工碼少一些呢，就考個粗拉活，要多賺工碼，就考樣板活。

祥：那我考樣板活吧！

馬：樣板活可規矩不好考啊？

祥：你們怕工人賺大價碼啊？

馬：那不是，我說活規矩，你多大能耐就給多大工碼。

祥：這不得了，要了十來多年手藝不明白這個？

馬：對對，考樣板活好，我們正缺這樣工友，工碼能開的大，薛師傅您是老工友了，考樣板活沒有問題吧！

吳：薛師傅可有一樣說在頭裏，咱們是小工廠雖然是大工匠，有一些零星的活也得幹，又不像大企業的工具全，作活都得克服，還有一樣咱們的活，不能總供上手，如果要沒有活的時候，就得少幹點，有活就得多忙點，這些都沒問題，咱們就考活。

祥：沒問題。

吳：你到廠房去等着吧，我給你找活去。

祥：好（走到廠房）

崔：考什麼活啊？

祥：考樣板活。

崔：你覺得有把握沒有？

祥：沒問題，樣板活好幹。

工：薛師傅，好好考用什麼工具說話，我這有。

祥：好，謝謝你。

吳：（拿活樣子上克拉鉗子一把，四方鐵一塊四面一面銼刀直花一面斜花，一面偏鑷鑷平，一面甜花，四方套公母一套，各原料一塊）就這幾樣活，先作四方套，公配原來的母，老崔給找銼刀刮刀一切工具啊！

工：我這有偏鑷手銼刮刀……

祥：（把活卡上用畫規畫線用偏鑷鑷再銼。）

祥：好（卡上公的鐵料用偏鑷鑷用銼刀銼的幹起來了直搖頭冒汗「即抓傢伙了」）這料真硬啊！

吳：不硬，不硬，這鐵料還硬。

祥：（要用鋸割）

吳：那不行，不能用鋸割。

祥：不用鋸割用什麼割，我在廠子裏都是這樣幹。

吳：你在廠子裏是平常幹活，這是考工啊！

祥：要不用鋸割用什麼幹？

吳：你是十幾年的老手藝人了，這點小事還不明白？

祥：用銼銼那得幹到多磨去？

崔：用編銼銼。

祥：（用錘鏗叭達一下子打手上了，把手打破了）

吳：薛師傅快幹吧！時間多了要扣分的。

祥：（顧不得答話緊管拿起樣對對活板又卡上幹一會）好啦！（把活拿下來交給吳）

吳：（看了看活四面對一下和樣板對對角度）這角度也不對呀！這也不合適呀，少的差有三十多道。

大縫子有半個多糧。

祥：差個一星半點也不要緊哪！

吳：得啦！薛師傅，你平常在你們工廠都是對付來的？內行人都明白，一根頭髮九絲咱們工廠管他叫

九道，規矩活差一道或半道就廢，這三十間到半個糧，半個道十五糧啦，你說廢不廢？

工：這個活沒考好，叫他再考那兩樣活吧！

吳：得啦別考了克拉鉗子更不好作，幹壞了把料都給糟塌了，咱們木工廠受不了這個（拿起四方套樣

子）你們看這是沒滿徒四徒弟作的真嚴指合縫這才叫個活樣呢。

崔：吳技師到是採用不採用啊？

吳：不採用。

祥：（生氣把工具摔了）不採用就不採用吧！何必用徒弟幹的活寒盡人！

吳：這怎麼是寒盡你呢，活沒考好還怨我們哪？

祥：用不起人就別叫來考來，拿不採用吓唬人呢？他媽的，像你們這鷄巴工場，到那邊幹不上！

（馬經理到廠房來）

吳：你小子怎麼出口罵人。

祥：就罵啦，你能雞巴怎麼的？

馬：哎，還沒王法啦呢！咱們找個地方說理去（奔祥去）來的時候倒挺硬，現在可露底了，哼！

吳：別說了，馬經理吳技師，看我面子看我面子。

馬：不行不行。

——幕急落——

第三場

時間：第二場以後兩個星期下午
地點：薛祥家，景同第一場

剛吃過飯不久，桌上碗筷還沒有收拾。黃玉和素雲正在談話。

雲：吃完飯扔下就走，天天那樣，也說不准什麼時候回來。

黃：那我不等他了。

雲：再坐一會吧！

黃：不，我還有事。

雲：這個事可得麻煩你黃大哥了，還是你給他說個情，讓他回廠去吧。我看他找來找去也找不出個結果來。

黃：好吧，你在家多勸勸他。我走了。

（下）

（素雲送至門口，回來開始洗碗）

（薛祥上）

祥：你看你，我出去走了一趟都回來了，你這幾個碗還沒洗完！